

第二十六回 陣前把雲福擒縛 說大義玉龍投降

話說施賽全帶胡雲福來到此地，忽見一支人馬擺開擋路，賽全認得是朱能，挺槍拍馬上前會戰。朱能一見賽全，兩家合意假戰數合，賽全詐敗而走，朱能不追，回馬來捉雲福。雲福大驚，正欲逃走，被朱能趕到揪住後心，擒過馬來，交與軍士綁祝那三千軍卒正欲脫逃，朱能把雙鋼擺開喝道：「降者免死！」眾軍齊聲：「願降。」朱能命手下軍士押了雲福先驅，自己帶住降兵。恰好賽全回馬相遇，一路上兩人各敘情節。少頃到了大營，朱能同賽全入見唐坤，唐坤道：「多得將軍用計擒賊，回朝奏聞天子定賜高官。」賽全致謝。吩咐將雲福押在後營，待捉了胡豹一齊解京。遂與諸將計議攻城。賽全道：「城中守禦甚嚴，急切難破。況糧草足用，彼深溝高壘以老我師，怎奈得他何？依末將愚見，不若假扮大雁山救兵，騙開城門長驅直入，擒拿胡賊易如反掌。」唐坤拍掌稱善。貴保道：「此計雖妙。方一胡豹不見兒子同回，心中起疑，要親見玉龍然後開城，豈不露出破綻？在我愚見，不若命人往大雁山說降唐玉龍，況他玉龍乃係元帥之甥，可修書前去，說他來降。教他假作救兵，賺開城門，一則免胡豹起疑，二則得玉龍相助，豈不一舉兩得。」朱能道：「此計固高，且未知玉龍為人若何？」賽全道：「吾事玉龍許久，素知他為人十分義俠。我往時曾勸他歸順朝廷，他遲疑不決，實未得一個善言之人相勸。今元帥修書責他叔姪之情必來降矣。且他與胡豹雖屬戚誼，到如今若有善言之人，料必勸他歸順。」貴保道：「他於胡豹雖屬戚誼，看來志氣未必相投。不然我兵到此已非一日，他若肯從逆何以至今按兵不舉？其為人可知。況我父親當日在尖峰嶺與他有半面之識，我與施將軍同往，大事可成。」唐坤大喜，即修書交與貴保，命與賽全同往。於是二人扮作客商，十名軍士扮作家人，一路望大雁山進發。唐坤見二人既去，即命中軍副將帶一支人馬在半路屯紮，打聽唐玉龍消息。

卻說玉龍自從在尖峰嶺得聞黃世榮一段議論和勸改邪歸正，後來屢聽施賽全勸降，便有意歸順朝廷，日日望朝廷招安。

一日忽接得胡豹書信，見他富貴已極，尚且貪心不足妄圖天位，心中十分著惱，是以連接他數次催兵之書，都置之案頭不理。

一日正在後山打坐，忽見施賽全回山拜見，稟稱與黃世榮之子黃貴保同來拜候，現在門外。玉龍聞言，忙出山門迎接，進入寨中分賓主坐下，各敘寒暄。唐玉龍對賽全道：「將軍為何許久不見回山。」施賽全道：「現奉令親胡豹之命，有書拜候大王。」

袖中取出書函呈上，玉龍接過一看，皺了雙眉，隨納入袖中，便問賽全道：「將軍棄我不回，一向在舍親帳下麼？」賽全道：「小將蒙令親提拔，現允游府之職。但小將來時，朝兵攻城甚急，懇大王火速發兵相救。」玉龍心中不悅，便不與賽全答話。

轉問貴保道：「足下尊翁納福？」又問：「因何與施將軍同來？」

貴保道：「外出回家，中途與施將軍相遇，詢知他來謁大王，不才憶起當日家君用情並蒙施兄救護家眷，又屬親戚，故便道同來拜謝。」玉龍道：「憶昔日在尖峰嶺得聞令君高論，不啻清夜聞鐘喚醒十年塵夢。」遂命頭目治酒款待，二人稱謝。施賽全以言激之道：「令親被困省城，命小將持書求救，大王且慢理觴政，還宜速備征鞍。」玉龍不答。貴保復激之道：「既如此不才不敢叨擾，恐逗撓軍機。」遂起身告退，玉龍離座挽之道：「足下初到荒山不知本山號令，慎勿多言。」即解佩劍付頭目道：「敢有言救兵者斬之！」賽全故作驚愕之狀，嘿坐不語。貴保道：「不才有句不識進退之言，請大王勿怪。」玉龍道：「足下乃仁人君子，吐詞足以為經，某正敬服，又何敢怪。有何指教，當洗耳恭聽。」貴保道：「不敢。前時家君相勸的言語大王可復記憶否？」玉龍道：「金石之論銘記不忘，歸順之事甚協吾懷。但恨無機會耳。」貴保道：「據不才看來，現有絕好機會，但恐大王遲疑不決。」玉龍道：「有何機會，請道其詳。」貴保道：「現在天兵圍困荊州，唐元帥久攻不下，元帥說大王係他甥兒，故特修書浼他幫助，如果有意歸順，先與元帥知會，假作救兵，賺開城門，先擒胡賊以為進見之功，唐元帥必然喜悅，回朝奏聞天子，大王必得高官，此是絕好機會了。但恐大王不肯。」不知唐玉龍如何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